

神僧傳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永樂御製神僧傳序

畝二

神僧者。神化萬變而超乎其類者也。然皆有傳散見經典。觀者猝欲考求。三藏之文宏博浩汗。未能周徧。是以世多不能盡知。而亦莫窮其所以為神也。故間繙閱采輯其傳。總為九卷。使觀者不必用力於搜求。一覽而盡得之。如入寶藏。而眾美畢舉。遂用刻梓以傳。昭著其迹於天地間。使人皆知神僧之所以為神者。有可徵矣。用書此于編首。槩見其大意云爾。

永樂十五年正月初六日

神僧傳目錄

第一卷

摩騰

法蘭

世高

僧會

朱士行

訶羅竭

耆域

法朗

佛圖澄

佛調

法慧

第二卷

道安

曇猷

曇翼

曇始

法顯

法曠

慧遠

鳩摩羅什

法安

曇霍

曇邕

僧朗

佛陀耶舍

曇無竭

佛馱跋陀羅

曇邃

登師

寶通

慧紹

悟詮

第三卷

曇無讖

杯渡

曇諦

求那跋摩

僧亮

道生

曇摩密多

求那跋陀羅

慧達

勒那漫提

僧意

道豐

僧稠

寶公

阿禿師

僧達

玄暢

曇超

法度

惠瑱

僧群

第四卷

慧通

邵碩

法願

寶誌

香闍黎

道琳

嵩頭陀

阿專師

達磨

通公

僧林

慧約

檀特師

植相

陸法和

尚圓

法聰

僧安

傳弘

慧思

敬二

二

第五卷

普明

玄光

明達

道舜

道先

法安

智顗

智曠

法充

慧侶

法喜

普安

道英

法進

僧朗

惠祥

無相

明恭

曇詢

智滿

智晞

惠主

明淨

智瑛

知苑

大志

智聰

三

三

善道

第六卷

法順

志寬

世瑜

玄奘

法敏

慧璿

豐干

寒山子

拾得

第七卷

法沖

通達

岑闍黎

慧悟

法融

智勤

道宣

英師

窺基

金師

華嚴和尚

清虛

洪昉

第七卷

慧安

僧伽

惠安

秀師

萬迴

處寂

元珪

通玄

一行

無畏

金剛智

鑒源

義福

真表

明達

法秀

懶殘

西域僧

本淨

懷玉

無相

嵩岳僧

儀光

慧因

普滿

第八卷

地藏

不空

惠忠

慧聞

義師

靈默

圓觀

弘道

文爽

知玄

第九卷

金剛仙

從諫

辛七師

鑒貞

道昭

崇惠

難陀

代病

澄觀

智習

清公

鑑空

三

懷信

普聞

簡師

無漏

玄宗

靈坦

和和

廣陵大師

隱峯

素公

惟瑛

無著

四

知廣

懷濬

契此

神僧傳目錄

阿足師

蜺子和尚

延壽

法本

僧緘

鑛師

悟新

靈芝

惟靖

扣米古佛

全清

點點師

智暉

志言

淨梵

常羅漢

齊州僧

全宰

自新

行遵

谷泉

宗本

道隆

膽巴

神僧傳卷第一

摩騰

釋摩騰本中天竺人也。美風儀。解大小乘經。常以遊化爲任。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爲地

神所護。使所居安樂。

卷二

今鋒鏑方始。

五

曾是爲益

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致二國交歡。由是顯譽。逮漢永平中。明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傳毅奏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爲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於錐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自騰始也。但大法初傳未

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卒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有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爲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法蘭

竺法蘭中天竺人也。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既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即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華。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會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

存諸經唯此爲始也。惜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旃檀像師第四作。既至雒陽明帝即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可問西域梵人。法蘭既至衆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其言有徵信者甚衆。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

世高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尅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群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竒之。雋異之聲。早被西域。讓國出家修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毘曇學。既而

敬二

六

遊方徧歷諸國。以漢桓初年到中夏。通習華言。宣譯諸經。多有神迹。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慙。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懃。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適廣州。值寇亂。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乃延頸受刃。容無懼色。少年殺之。觀者填陌。莫不駭其竒異。已而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遊化中國。值靈帝末。關洛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邾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能分風送船。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米許輒取。

敬二

七

恭

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却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遠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唄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

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爲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却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矣。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時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群鬪者。誤傷高首。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歎異焉。

僧會

釋僧會俗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居憂服闋出家厲行甚峻爲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辨於樞機頗爲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形而未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常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

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日權又特聽會謂法侶曰宜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雲應降而吾等無憾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爲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權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肅然驚起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碓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伏即爲建塔

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位。法令苛虐。廢棄淫祀。毀壞佛寺。嘗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得一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群臣笑以爲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爲。即祈祝諸廟求福。嫖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徧燒香懺悔。皓叩頭于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之由。會爲敷析。辭甚精要。皓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着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秘。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既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尊

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兇粗。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天紀四年。皓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成帝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蔑三寶。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覩。所不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耀堂刹。肅然毛豎。由是敬信。於寺東更立一小塔。唐高宗永徽中。復見形于越。稱是遊方僧。而神氣瓌異。見者悚然。罔知階位。時寺綱糾詰其由。罵驅逐之。會行及門。乃語之曰。吾康僧會也。苟能留吾真體。福爾伽藍。跬步之間。立而息絕。既而雙目微瞑。精爽不銷。舉手如迎揖。馬足踣。似欲行者。衆議偃其靈軀。寘於窀穸。人力殫

絕略不傾移。遂遷于勝地。別立崇堂。越人競以香花燈燭。繒綵幡蓋。果實衣器。請祈心願。多諧人意。初越之軍旅。多寓永欣。其婦女生產。兵士輦血。觸汗僧藍。人不堪其穢惡。會乃化形往謁閩廉使李若初。且曰。君侯領越之藩條。託爲遷之軍旅。語罷拂衣而去。尋失踪跡。李公喜而駭。且記其言。後果赴是郡。及上官訖。便謁靈迹。認當時言者。即斯僧也。命撤軍家。勒就營幕。又匹婦夜臨蓐席。且無脂燭。鄰無隙光。俄有一僧秉燭自牖而入。其夫旦入。永欣認會貌。即是授火救產之僧。自爾民間多就求男女焉。又嘗就閭閻家求草屨。至今越人多以芒屨油楮上獻。感應胎蠻各赴人家。不可周述。號超化禪師。

朱士行

朱士行。潁川人。少出家。專務經典。嘗講道行經。覺文意隱僻。遂誓志遠求大本。西至于闐得梵書正本。將歸洛陽。其國學衆乃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若不禁之。恐聾盲漢地。王即不聽。責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爲證。王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焚之。臨火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言已。投經火中。火即爲滅。不損一字。大衆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中國。後士行終于闐年八十。闐維之薪盡火滅。屍猶能全。衆咸驚異。乃呪曰。若真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因斂骨起塔焉。

訶羅竭

訶羅竭者。莫詳氏族。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

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疾疫流行。死者相繼。竭爲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遠甚。時人欲爲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以左脚碾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水從中出。清香甘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閼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

耆域

耆域者。夫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倜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度。

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羣。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諸人悉爲作禮。域胡跽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與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彷彿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匪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匪實。以作器著瓦下。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兩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往視之。曰。君欲得病差。何不取淨水一杯。楊柳一枝來。域即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時而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

域問永文樹死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薨。發扶踈榮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瘵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即有氤氣燠徹一室。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淤泥者數升。晷不可近。病者遂瘥。洛陽兵亂。辭還天竺。洛中沙門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未相讎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乃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後有賈客胡濕登謂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計已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知所終。

法朗

釋康法朗學于中山永嘉中與一比丘西八

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滿目。法朗等下路瞻禮。見有二僧各居其傍。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汙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愴然興念。爲煮糜粥。掃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移旦。至明晨往視之。容色光悅。病狀頓除。然屋中穢物皆是華馨。朗等乃悟是得道之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慧可往禮。觀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君誠契并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朗伴云：惠若植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法朗後還山中。爲大法師。道俗宗之。

佛圖澄

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白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以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念神呪。能使鬼物。以麻油雜臠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效驗。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洛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潛身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威。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黑略家。黑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黑略後從勒征伐。輒預尅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知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

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止可以道術爲教。因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即取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耀目。勒由此信伏。澄因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銷。則彗孛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乃古今之常理。天人之明戒。勒甚悅之。凡應被誅殘蒙其利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之胡皆願奉佛。時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爲醫療。應時疾瘳。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語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

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使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使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漸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勒勒字世龍謂澄朝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往以勅語告之水必可得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圻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

叙二

十六

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壑皆滿澄開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侮鮮卑奴奴忿抽刀刺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室便欲加手謂薛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共死於此內外驚愕莫敢往觀勒乃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爲善事此法一聞方爲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波勒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過波執之澄勸勒有波遣還本國

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從弟曜篡襲僞位稱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從弟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

敬三

十七

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無不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拘禿當此羯語也秀支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拘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言苦勸勒行勒乃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指洛陽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中縛一人朱絲

約其肘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時石葱叛其年澄戒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頒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勒以爲兒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爲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太子弘襲

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傾心事澄有重於勒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懣於是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疾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將圖為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倘

敬二

十八

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惠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惠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狄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陷敵令衆僧呪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黑略得其馬故獲免推驗日時

敬二

十九

正是澄呪願時也。偽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爲幽州牧鎮群兇湊聚，因以肆暴。澄誡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癰爛虎，不解此語，即勅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氏。虎彎弓撿矢，自視行斌，罰輕虎，乃手殺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危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讓虎曰：「王過去世經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予曰：『此主人命盡，當更雞身後王晉地。』今王爲王，豈非福也？疆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

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謝焉。虎常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兇暴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當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愆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滏口祈雨，久而不降。

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掌中見賈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呪

敬二

二十

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尅虎屢行敗績方信澄戒黃河中舊不生鼃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流民莫識氏族恒著

敬二

子二

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籍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受立命絕曆終有期金離銷于壤邊荒不能專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立哲雖存世莫能基必頽久遊閭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論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還

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
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
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
也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已
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
後果都之澄嘗與虎共升中堂澄忽驚曰幽
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
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
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
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
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
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
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
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
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

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
訊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
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氏曰和尚
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
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憚遂便寓言不
復章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
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誠故獲免及
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爲
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可六十餘歲
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官也虎不從
以鐵鑊穿宣額敬二牽上新積而焚之主收其官屬
三百餘人皆輓裂支解投之漳河澄乃勅弟
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髦尾皆
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
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

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大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乃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將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辭虎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負道談遷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乃忽爾告終。」即自出宮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入生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所能延矣。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

祉。而布政猛烈，理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歿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為鑿墳管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窆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戮，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甚美妙，解深經，旁通世論。講說之日，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兇彊虐

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里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沔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踣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與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冉閱篡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澄於流沙。虎疑其不死。因發墓。開棺視之。唯見一石。虎曰。石者朕也。師葬我而去矣。未幾虎死。後慕容儁都鄴。處石虎宮中。忽夢見虎。嚙其臂。意謂石虎爲祟。乃募

敬二

十一

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殭不毀。雋踰音路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爲汝兒所圖。況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乃收而葬之。麻襦所言一柱殿也。後符堅征鄴。雋子暉爲堅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

佛調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事佛圖澄爲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純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爲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共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爭

敬二

三十五

以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斗。還恒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下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乃弭耳下山。從者駭懼。調後自尅將亡之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蕩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契。衆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乃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和尚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屍。唯衣履在焉。

法慧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浮圖蜜。爲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賣繩牀。自隨於間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雞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爲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公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咒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修福善。爾後二

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沓。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湮沒多有死者。

神僧傳卷第一

敬二

二十六